

記妻四孚佩吳

小丈夫大妻子早喪

● 黃 祿

吳佩孚
四妻記

吳佩孚生於一八七四年農曆三月初七。他父親名叫吳可成，在山東省蓬萊縣開一家雜貨店，他本來有一個兒子，但不幸夭折。新生兒的降臨，給全家帶來了喜悅，取名叫子玉。誰能想到這個小孩，就是後來稱雄一方的大人物呢！三年後，子玉又添一個弟弟，他們一家過著溫飽生活。

子玉學名叫吳佩孚，在他十四歲那年，他的父親吳可成過早地離開了人間，他的弟弟吳文愈那年才十一歲，從此孤兒寡母三人相依爲命。他們所經營的雜貨店由於吳可成的去世，生意日漸清淡，生活難以維持下去。吳佩孚看到母親終日爲生活奔波操勞，心如刀絞，那時他雖然只有十四歲，但他的身材高大，已成長一米七的個頭，他決定要爲母親分擔憂愁。這時正趕上登州水師營招收新學兵，要求年齡爲十六歲到二十歲的青少報名參加，月餉白銀二兩四錢。吳佩孚得知這一消息後，告訴了母親，母親當然不願意他去當學兵，他便苦口婆心地說服了母親，他冒充十

六歲的少年去報考，他考試及格，被錄取了。

這個水師營有一個好處，吳佩孚平時可以住在家裡，按規定時間，到水師營接受訓練，這樣使母親和弟弟也不寂寞。後來又在國學大師李丕領取的新餉，除去給先生的一兩學費外，剩下的部分全部交給母親。全家的生活勉強能維持下去。但自從吳佩孚當學兵後，母親少了一個幫手，爲了彌補這個缺失，她給兒子選擇一個媳婦，吳佩孚是個孝子，遵從母命，娶了一個十八歲的王氏姑娘爲妻，當時山東鄉下的風氣，是小丈夫大妻子，婚後二人同住在雜貨店裡，感情很不錯。新媳婦的確是好幫手，裡裡外外什麼都做，但結婚三年沒有生育，更不幸的是，一八九一年夏天，王氏突然得急病而死，使母子傷心萬分，吳佩孚將其妻安葬在吳家祖墳墓地後，仍繼續過他的學兵生活。

秀才遠走北京投軍

吳佩孚自從喪妻後，更加發憤圖強，他於一八九六年秋末，去登州府應試，時年二十三歲的吳佩孚，考中了第三名秀才，使他一鳴驚人。雜

貨店門前頓時熱鬧起來，吳佩孚立刻成爲蓬萊縣城中街頭巷尾議論的中心人物。就在吳佩孚考中秀才的喜報貼出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，蓬萊縣城的大街小巷又貼出捉拿在逃犯吳佩孚的通緝令，事情發展之快，令人瞠目結舌。

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原來當地電報局長爲了祝壽，將戲班子請到家裡，戲子男女混雜，同台演出，這在當時被認爲是傷風敗俗的事，吳佩孚實在看不過去，他糾合幾個同科秀才和一些青年，決心替天行道，要懲治這些敗壞風俗的官紳。他們就在局長家裡戲劇開場的時候衝了進去，同聲指責其違犯禁律，敗壞風俗，不料蓬萊縣的縣太爺也應邀在場看戲，他正看到興頭上，突然被這些不速之客衝進搗亂，台上台下一片驚惶，他氣極立刻喝令手下捉拿。吳佩孚等人見勢不妙，快步奪門而逃。

吳佩孚等人逃出之後，大家一起商議，吳佩孚認爲縣太爺一定不會放過這件事，他要求同伴們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他的頭上，由他一人承擔責任，而他決定當即離開家鄉，遠走高飛。事情果



①1940年吳佩孚（右二）與家人在天津合影。

②1940年1月10日吳佩孚（二排左四）在北京招待記者否認出任敵偽官員。



真不出所料，縣太爺立即發出佈告，革去吳佩孚等人的秀才功名，還要緝拿歸案。

吳佩孚身邊只帶兩銀子，星夜趕路，他不敢走大路，一路直奔北京而來，一路乞討為生，終於在臘月到達京城，投宿在同鄉開設的蓬萊閣旅店。這家店主與吳佩孚的父親吳兆成早有來往，算是世交，店主答應免費住宿，當天還招待一頓晚餐，以後吃飯自理。

吳佩孚性格堅強，他到達京城的第二天，想到春節將近，便擺起攤子寫春聯賣，過了春節又擺起卦攤為人占卜算卦，多少有些收入作為糊口之用。半月後，經人介紹到天津武衛軍中去當管帶的勤務兵，正式開始他的行伍生涯。後又到陸軍警察隊充任班長，由於工作勤奮，不久升任排長，之後被授予准尉、少尉、中尉銜。一九〇三年考取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測繪科，在學一年，一九〇四年畢業後，被分配到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工作，隨後被派遣去煙台芝羅日本守田利遠董事會報機構從事諜報工作。主要負責搜集俄國在中國東北駐軍的軍事情報。待遇優厚，每月工資五十元大洋，除去吃喝開支和寄回養家外，還有不少積蓄。除工資外，還有其他津貼，半年多時間吳佩孚便積蓄了三百多大洋。

吳佩孚經過這一番訓練和學習，再加上實際工作的經驗，使他見多識廣，機智勇敢，對各項工作能作到萬無一失，很快成為出類拔萃的情報員，他深得守田大佐的器重，被守田譽為「總有辦法」的先生。日俄戰爭前夕，吳佩孚隨守田利遠帶領四十七名諜報員渡海去旅順、大連等地刺

探軍情。吳佩孚協助守田將諜報隊帶到安全地帶，順利地完成了任務，又無一人傷亡。守田利遠高興萬分，當即獎賞吳佩孚五百大洋，還破例准假一個星期回鄉探親，並將自己心愛的座騎借給吳佩孚，騎回蓬萊。

衣錦榮歸再入洞房

吳佩孚身穿戎裝，騎著高大的東洋戰馬，好不神氣。他思母心切，快馬加鞭，二百多里的路一天就趕到了。先拜見了母親，母親看到自己兒子如此風光，喜不自勝。今日的吳佩孚，已非昔日官府綁拿的窮秀才，而是堂堂正正的武官，令蓬萊衆父老刮目相看了，爭相與他打招呼。

當日下午，吳佩孚僱了一乘小轎，請母入座，他與弟弟吳文孚陪同母親到城外掃墓祭祖。隨後又陪同母親去李家屯。原來吳佩孚的母親，還在他保定陸軍學堂學習的時候，就託人向李家屯的富商李少堂的姪女說親。這事已過了多時，好不容易才盼到吳佩孚回來，母親急不可待地帶著兒子去相親。

吳佩孚來到李家，見到李小姐，美麗而賢慧，芳齡二十四歲，又是獨養女兒，當即同意了這門親事。而李老太太和李小姐呢，一見吳佩孚一樣人材，文武雙全，是相當出人頭地的青年，自然也無異意。兩位母親當面就這樣說定了。由於吳佩孚的假期只有七天，為了不致因婚事延期，決定三日內結婚，於是雙方做了緊張的婚前準備工作。第三天如期拜了天地。吳李蜜月只過了三天，第七天一清早，吳便快馬加鞭，返回芝羅守

田公館，幹他的情報員工作去了，新夫人留在堂上照顧母親和弟弟。一轉眼就這樣過了三年。這位李小姐是位很美麗的北國佳人，體長而豐滿，肌膚如玉，明眸皓齒，艷光四射，且知書達禮，像這樣的絕代佳人，不僅作了吳佩孚的續弦夫人，而且結婚三天就分別了，在分別的三年裡，她毫無怨言，這就更顯得她的賢慧了。

乾妹偏房家室失和

吳佩孚的營副張福來和連長牛起順，平素和吳佩孚過從甚密，得知上司有接家眷來長春的念頭，積極配合。他們在三道街找了一處四合院房子，深宅大院，院分兩層，後面還有花園，房東是長春富商趙尊賢。這處豪宅，白天只有趙太太一人在家，倍覺寂寞，所以趙太太便將胞妹張佩蘭小姐接來作伴。當趙太太得知吳管帶要租房房子，非常愉快地答應了，爲了結交吳管帶這個朋友

，非常愉快地答應了，爲了結交吳管帶這個朋友，也來幫忙佈置房間，一切安排好後，便請吳佩孚前來看房，吳佩孚點頭表示滿意。

吳佩孚的家眷於舊曆臘月初二到達長春，吳佩孚帶領一隊人馬到車站迎接。當見到吳太太在

兒媳李小姐和小兒子吳文孚的攙扶下走出車門時，吳佩孚立即跑上前去撲通一聲跪在母親的面前，張福來和牛起順那敷待慢也跟著跪下。車站衆人見到此景，無不爲吳佩孚的孝心深受感動。夫人扶起兒子和張、牛二位，走出車站登上馬車，直奔三道街而來，趙太太和她的妹妹張佩蘭早把炕頭燒得熱呼呼的。姊妹二人聽到馬車鈴響，立即迎出大門，彼此行了見面禮。從此，趙家大院便熱鬧起來了。

張佩蘭小姐，長得肥頭大耳，兩頰白裡透紅，雖說不上美，但看上去五官端正，體態豐滿極富性感。

自從吳老太來了以後，她常來看望，吳老太有時腰酸背痛，她就爲老太捶背捏腰，深得老人家的歡心；後來索性拜老太爲乾媽，這自然要稱吳佩孚爲乾哥哥了。有時吳佩孚下班回來，遇見張小姐，她就親熱地叫一聲吳二哥。

住了二三個月後，吳老太對張小姐親近了，對兒媳反而疏遠了，不免引起婆媳之間的不快。

有一天爲了一件小事，婆媳發生了口角，婆婆認爲媳婦過門三年不生孩子，是沒用的女人。這些話正說到李氏的痛處，她也整天爲不能生育而難過。現在她再也坐不住了，跑到自己房間裡放聲大哭起來，整整地哭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吳佩孚百般勸阻無效，李氏收拾一些衣服，竟自去火車站坐車回蓬萊娘家去了。李氏走後，張佩蘭走得更勤，有時還與老太太住在一起，老太太從心裡喜歡她，有一次老太太誇獎說：「乾閨女，你真好，我要是有你這樣一個兒媳，該多好！」這一句話把張小姐說得臉通紅就跑開了。

母子倆僵持了好幾天，老太太說什麼也不理睬兒子。突然有一天晚上，和吳佩孚最談得來的

吳佩孚說妾就是妻

趙太太是有名富商之妻，她還有一個哥哥叫張百齡，在長春開照相館，他們都很有錢，但沒有社會勢力，因此一直想交結官宦人家，但苦無門路。這次吳佩孚租房倒是一個轉機，他們聽說吳佩孚的官階相當於文官正四品，認爲機不可失。所以張家大女兒趙太太以極其便宜的租金租屋給吳家，入住後得知更多的內情，便叫張佩蘭主動接近吳家的人，認乾女兒一事，也是事先計劃好的。

當張小姐把吳老太的話告訴她姐姐趙太太之後的第三天，趙太太主動找上門去向吳老太表示：如果老太太看得起佩蘭，可以把她收作吳老爺的偏房，給老太太當兒媳。吳老太太一聽滿心喜慶，還誇獎佩蘭人長得福相，又誇張家人丁興旺，將來佩蘭過來，也會多生貴子，吳家不會斷了香火。吳佩孚晚上回家，吳老太當即把他叫到房裡。將白天和趙太太商議的事對他說了。吳佩孚一聽要娶張小姐做偏房，不等說完便立即答道：「娘！這事萬萬做不得，兒過去立過誓言，要終身做到『不住租界，不積私財，不納妾』。如果收義妹做偏房，我會被萬人唾罵。」吳老太太大怒斥責道：「你這個不知好歹的東西，難道你要吳家斷子絕孫嗎？你要是不依，我不會饒你！」吳佩孚還想爭辯，老太太氣著跑回自己的房裡。

同鄉紳士張敏卿登門拜訪，他是受老太太之託前來勸說吳佩孚的。張敏卿開門見山地說：「昨天吳太太去找我，把事情都對我說了。我不想在異鄉看到咱蓬萊縣的不孝子孫，我以同鄉的名義，要求你聽從老太太的安排，不然你會落逆子的罵名！」說完便拂袖而去。吳佩孚是一個出名的孝子，不孝的罪名他是萬萬擔當不起的。他的妻子李氏溫順賢良，使他對她既尊敬又恩愛，不忍在他們中間出現一個第三者。但母命難違，只能答應納張佩蘭爲妾。在吳佩孚的眼中，妾也就近冥家的人，認乾女兒一事，也是事先計劃好的。

是妻。

吳佩孚深感自己的行動，違背了自訂的「不納妾」的誓言，一直悔恨不已。婚後不久，吳佩孚返回故里，接回正室夫人李氏，一夫二妻，同居一個院屋，開始時，尚能相安無事，日子一久，彼此不能克制，爭風吃醋疊起，吳佩孚左右爲難，又無可奈何，吳老太太也無法左右局面，等到吳老太病故後，家庭失和就更爲嚴重了。

一九一三年吳佩孚升任第三鎮副官長，相當於副師長。奉命率部南下，他的正室李夫人不許他走。曹錕夫人出面調解，她願意將保定的一幢精緻漂亮的別墅讓出來給李氏夫人居住，此外吳佩孚每月再拿出三百元大洋作爲李氏的生活費，並由吳佩孚聲明不是夫妻分居的條件。實際上以此換得李氏同意他才能率軍南下。從此以後，吳佩孚再也沒有回到李氏身邊。

自吳佩孚走後，李氏住在別墅裡，度日如年，雖然身邊有幾個年輕貌美的女孩供她使喚，但心情無比煩悶，不久就以鴉片煙作爲消遣，打發

時光。沒有幾年李氏變成蓬頭垢面形同枯槁，昔日明艷照人的北國佳麗，再也找不到一點痕跡，由於她飽經愛情的折磨，最後神經失常。終於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九日在保定逝世，年僅四十一歲。

德國姑娘窮追不捨

了，但始終未改。
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，有一位德國小姐名叫露娜，她在德國駐北京大使館任職二年，久仰吳大帥的大名，她以公事爲名，要求見吳佩孚，實則另有意思，她和吳佩孚爲「公事」幾次長談，在談話中這位金髮女郎向吳佩孚頻送秋波，以示愛慕之意。談完「公事」又聊個不停。可是吳佩孚對這位異國女郎毫無興趣，使露娜大失所望。但她仍不死心，一顆芳心一直向著吳佩孚，曾給吳佩孚寫了不少熱情洋溢的中文信，信中充

得吳夫人犒勞將士的美名，而且一到岳州馬上建立吳公館。從此也就侍奉在吳佩孚左右，成爲隨軍夫人。逢年過節，吳佩孚的部下僚屬，身著禮服，佩帶勳章，齊集吳公館大廳，由司禮官發佈命令，向吳大帥和張佩蘭辭歲。此時的張佩蘭是以「巡師夫人」的身份出現在大庭廣衆之中。但是吳佩孚在李氏去世後，始終未予扶正。這事引起張氏極大的不滿，她爲此向吳佩孚說過千萬遍

吳佩孚率兵南下，偏房張佩蘭也未隨軍而行，仍住原地。不久，佩蘭哥張百齡和姐夫趙尊賢，爲了給妹妹面上增加光彩，他們仰仗有錢，帶著大批酒肉罐頭到岳州勞軍，此一舉動不僅博

滿愛慕之情，吳佩孚起初看看，後來信寫多了也無暇閱讀，就往廢紙簍一扔了事，露娜一見久無回信，仍不死心，一改用中文寫的習慣，爲了直接表達她內心的愛又不便啟齒，便用德文寫了一行字，也不用信封，直接交到收發處，收發交給

譯員，譯成中文是：「吳大帥，我愛你，你愛我嗎？」譯員譯出後，不敢送給吳佩孚。便交到秘書處，請求吳佩孚的把兄弟郭灑丞秘書長決定，郭見信後大笑不止，叫譯員立即送上去。譯員不敢，郭說：「你有幾個腦袋，敢扣留大帥情書？譯員無奈，只好硬著頭皮向吳大帥的辦公室走。吳佩孚閱後，微笑不語，提筆在信上寫了四個字「老妻尚在」命譯員將信退回。

吳佩孚回家把這件事如實地告訴了張佩蘭，說：「大帥，你看看，德國女郎都在追求你了，可見有不少女人要想得到大帥夫人的寶座，如果你再不肯把我扶正的話，以後還會惹出更多的笑話來，你看著辦吧！」在張氏的多次勸導下，吳佩孚終於說出：「本帥決定，即日起正式扶張佩蘭小姐爲夫人。」這一年吳佩孚五十歲，張佩蘭三十八歲，吳公館連夜擺開酒宴慶賀。

嗣子，希望以此爲轉機能帶來自己的兒子。但結果還是沒有生子，隨著張佩蘭年紀的增長，她自己也感到絕望了。後來吳佩孚兵敗入川，作爲川陝邊防督辦劉存厚的上賓。一九二九年三月九日，吳佩孚在大興寺慶賀他五十六歲生日，此時張佩蘭已經四十四歲了，自知再也不會生兒育女了，於是是由她作主給吳佩孚挑選一名丫鬟，名叫小桃，年僅十九歲體態豐滿，吳佩孚不同意，視爲平妻，經不起張佩蘭連拉帶勸把他們倆撮合在一起，原指望小桃能生出一男半女來，但最後還是以失望而告終。吳佩孚納小桃爲妻十餘年，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在北平離開人間爲止，身後仍無子女。吳佩孚一生雖無子嗣，但爲人極孝，也未受日偽高官厚祿的利誘當漢奸，他的這些美名一直流傳在人間，這也許比子嗣更爲重要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

佳禮品，便是爲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一貴子女在國外詳

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

幣壹仟捌佰元，交郵政劃撥○○

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

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

按址按期寄書

一概無效。他們騙人家說：「帶子」能帶來自
的兒子，於是將胞弟吳文孚的兒子吳道時過繼

加娶小桃依然無嗣

仰吳大帥的大名，她以公事爲名，要求見吳佩孚，實則另有意思，她和吳佩孚爲「公事」幾次長談，在談話中這位金髮女郎向吳佩孚頻送秋波，

以示愛慕之意。談完「公事」又聊個不停。可是

吳佩孚對這位異國女郎毫無興趣，便露她才失望。但她仍不死心，一顆芳心一直向著吳佩孚，

曾給吳佩孚寫了不少熱情洋溢的中文信，信中充